



▲ 占地有限的江南私家园林之所以别有韵味，关键在于园景中融合了园主的文心和修养

▼ 拙政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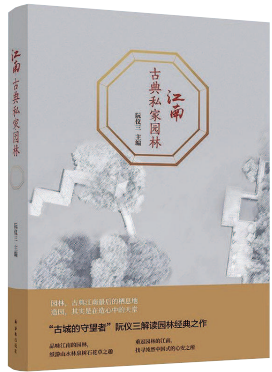
本版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



正在上博举办的江南文化艺术展中，黛瓦白墙的园林布景令观众流连忘返

文人园林如何成为江南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

陆纾文



▲ 《江南古典私家园林》
阮仪三 主编
译林出版社出版

国内首个“江南文化艺术展”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，上博也变身为一座精致的“江南园林”，黛瓦白墙的装饰和古朴雅致的意象不仅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，也凸显了“园林”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，早已成为江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“符号”之一。

从时间上来看，文人园林在江南蓬勃发展至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始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士族迁移江南。时至今日，狮子林畔被建筑大师贝聿铭唤作“小女儿”的苏州博物馆依旧延续着江南园林的文脉。

文人园林为什么会遍布江南？在今天 的正确打开方式又是怎样的？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《江南古典私家园林》一书，汇聚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权威解读，有助于当下的读者更好地了解江南园林，并通过江南园林更好地体味江南文化。

——编者



▲ 艺圃

发端：两晋南北朝时士大夫对游居结合的钟爱，对田居生活的向往，合力推动了江南园林的出现和发展

家南迁，以四万贯钱购得孙氏遗业。苏舜钦爱其“崇阜广水，草树郁然”，有别于城中其他地方的景致，于是取《楚辞·渔夫》中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之意，名之为沧浪亭。园内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同外部水体的连接部分，复廊和渡桥而入的巧思既成全了园内借水成景的愿望，又隔绝了河对岸城市的喧嚣，将园主人当年“大隐隐于市”的避世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苏州城内另一古典园林“曲园”，是清末著名学者、朴学大师俞樾在太学士潘世恩故宅“躬后堂”废地上建造的宅园。俞樾自幼聪颖，在道光三十年殿试中因一句“花落春仍在”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出任河南学政。咸丰五年，御史弹劾他所出考题有割裂经义犯上之嫌，被罢官回乡。此后，正当年富的俞樾一心读书治学，以教育著书为生，终生不再仕。同治十三年，俞樾在李鸿章等人的资助下建造宅园，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，栽花种竹，构筑小园，名为“曲园”，

造园：园主将文心和修养融合在造园过程中，使得江南私家园林尽管占地有限，却别有韵味和洞天

为普遍的特点。园中建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灰瓦白墙，木装修也多为深褐色。台基及铺地或用青砖灰石，或用更为朴素的卵石碎瓦，其图案也多选用格子纹、冰裂纹或简洁的植物花叶样式。即便是用来“点睛”的匾额和楹联，也常用木板或大竹阴刻，以求自然古雅，与园林协调融合。

被尊为中国古代田园山水诗鼻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，可以说是华夏园林中文人村宅园林的创始人，他的田园居堪称文人园林的“质朴”典范。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中将自己隐居躬耕的处所描绘成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，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的村居园林，朴实无华的清隽格调成为日后文人园林的发展基调。这一时期，一些身居高位的文人在修建园林时也讲究自然清雅，如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宅园，“筑山穿池，列树竹木”，以灵秀取胜；又如南梁名臣徐勉的郊园，“桃李茂密，桐竹成荫，阡陌交通，果映相属，淡中饶奇竹筏，湖里颇富菱莲”，一派田园风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宋名士戴颙在苏州城东北部建造的宅邸，其“聚石引水，植树开涧，少时繁密，有若自然”，成为苏州文人

赏园：文人园林凝聚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结晶，没有一点唐诗宋词的底子，就难以了解其中的精髓

贾，以及在穷困潦倒之际摆弄花石以遣情怀的落拓文人，或凿池堆山，或蒔花植木，为后世留下了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园林。这些园林不同于包罗万象的帝王花园，不同于耀府争胜的贵族府第，不同于堆砌雕镂的商贾花园，也不同于栽花点石的百姓庭院——它们被建造的目的，是要营造一个清谈读书、觴咏娱情的美好环境。于是，以自然山水为楷模，辅以中国传统文人之题名、匾额、楹联的文人园林应运而生。那些学富五车的园林主人们，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试才大观园一般，斟酌吟唱，反复推敲，以求用蕴意深邃的文字，营造出贴切而有意境的风雅之地。

与北京颐和园、承德避暑山庄、苏州留园并称“中国四大名园”的苏州拙政园，其园名取自晋代文学家潘岳《闲居赋》中的“濯园翫蔬以供朝夕之膳，此亦拙者之为政也”。古文的意思是“浇水种

乃取老子“曲则全”之意。俞樾自云：“曲园者，一曲而已，强被园名，聊以自娱。”他自号曲园老人，对宅园多有题咏，其中一首诗写道：“园中一曲柳千条，但觉扶疏绿荫绕；为惜明月无可坐，故于水面强为桥。平铺石板俨成路，俯倚红栏刚及腰；处置梯桃通小阁，差堪布席置茶铫。”俞樾建造曲园的初衷和构想，由此可见。

苏州之外，位于扬州古城东南的何园，乃园主人何芷舠在壮年辞官后斥巨资所建。进入何园大门，花木丛中迎面一道云墙，上有何芷舠自书匾额“寄啸山庄”，出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依南窗以寄傲”“登东皋以舒啸”的诗句。以此题名，园主人寄情山水田园的志节情怀便无须赘言。上海嘉定，秋霞园内的山景湖石“南山”取自东晋陶渊明名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山北边的“桃花潭”源自《桃花源记》，可见当年园主人对陶渊明高风亮节之仰慕。环桃花潭的建筑中，“池上草堂”为园主人赏荷读书之所。《池上篇》和《草堂记》同为唐代白居易的晚年作品，寄

托了诗人退隐息躬的情怀。取名“池上草堂”，实为追忆古人避世隐居之意，以他人之曲，抒己之胸臆。

多年之后，那些曾经承载了古人诗情与胸臆的园林也历尽沧桑，有了各自新的归宿。它们中的一部分经悉心修缮后重见天日，一代名园的风姿得以永续传世。另一部分则疏于打理，虽骨骸肌腱尚存，却野草丛生，残破凋零。

当我们在谈及江南文人园林的延续与创新时，狮子林畔被建筑大师贝聿铭唤作“小女儿”的苏州博物馆或许是对“中而新，苏而新”的最好诠释。它就生长在苏州民居之中，用的是一样的坡度屋顶，一样的白墙黛瓦。它就在拙政园近旁，却没有抄袭江南园林的手法，而是用全新的结构和形式设计了亭子，挖了水池，堆了假山，建了小桥。它从拙政园文徵明手植的古藤上移来一株新枝，意味着将苏州园林的文脉延续。今天，我们世代珍爱的江南园林或许也要遵循这样的路子，才能继承和发展。

古，是曾任两江总督、两广总督的周馥在光绪二十年后购得私宅重建而成的。周馥官位甚高，退休后却乐于简朴，曾有《蜗居诗》云：“少年匹马逐跳丸，白首蜗眠一室宽。”花甲之年历经沧桑后留下的诗句“斗室三缘百本树，聊为老人散屐步”，更道出周馥不追求宏大宅院，只需要斗室容身、古树相伴就可以安度晚年的志趣。小盘占地面积不大，不过一汪池水、一堆假山、三间楼阁，而经过叠石堆山，植树蓄水，却给人以园景深邃，景色丰富的感觉。山上古树枝杈，藤萝掩映，石隙蒲草，石壁鲜苔，水岸矶渚，分外古拙而自在。山谷崖口处横有一道石梁，题名“水流云在”，藏于垂藤绿荫之中，更添几分仙气。于此等雅朴景致中，或沐风于水阁，或数鱼于槛前，或漫步于山麓，或徜徉于回廊，有神定安逸之闲情，而无功名利禄之俗念。

可见，私家园林作为富商显贵、文人墨客的日常起居场所，不但追求舒适的物质享受，也向往高雅的文化情怀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园林所体现的文心和诗意与园主人的思想境界息息相关。正因为此，文人园林才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园林形式的风雅和意境。

菜以求早晚有饭菜吃，就是我们这些无所作为的人的工作了”。从中我们得以窥见王献臣辞官回乡、隐居田园的思想。拙政园中有一处“与谁同坐轩”，引用的是苏东坡的诗句“与谁同坐？明月，清风，我”，隐喻的是王献臣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的孤傲气质。若只从字面上理解为游园者结伴共赏美景，则未免浅薄。“与谁同坐轩”之西南是“留听阁”，取自李商隐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园中主厅“远香堂”和它面前的荷花池，所用的是周敦颐《爱莲者说》中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典故。小沧浪水院原是园主人读书之处，窗外步柱上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；智者乐山，仁者乐山”的挂帘取自《楚辞·渔夫》，更是园主人心情的奥曲流露。

位于苏州古城东南，于1997年与拙政园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遗

产名录》的网师园，其园名意为“以网者为师”，一来体现了花园所在地是一片河湖水网地带，二来道出了园主人宁肯与渔夫樵子相交，而不愿与世俗中人来往的情怀。园中有“月到风来亭”，取自唐代韩愈诗“晚色将秋至，长风送月来”。“竹外一枝轩”取苏东坡“江头千树春欲暗，竹外一枝斜更好”的诗意，将竹枝与春水直接联系了起来。“小山丛桂轩”则引用北魏诗人庾信《枯树赋》中“小山则丛桂留人”之意，有着迎接宾客，款留友人共赏美景的寓意。园内的书斋庭院“殿春簃”更是作为我国古典园林之精华，复建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著名园林家陈从周曾这样评论它的书卷气：“网师园清新有韵味，以文学作品拟之，正如北宋晏几道小山词之‘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’，建筑无多，山石有限，其奴役风月，左右游人，若非造园家‘匠心’独到，不克臻此。”